

时评

“自媒体”岂能是“自由体”？

□罗文全

日前，中央网信办启动“清朗·整治‘自媒体’发布不实信息”专项行动。这次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治理行动，瞄准恶意蹭炒误导公众、多种手段歪曲事实、刻意伪装以假乱真、专业领域信息虚假等四种乱象，可谓是对网络生态的一次彻底“消毒”。

在互联网时代，“自媒体”生态本身陷入了失范的普遍化处境中。打开社交媒体，就会见到各种匪夷所思的不实画面或者情景。当一次热点事件出现，便会出现许多所谓“亲情账号”“同名账号”，甚至很多AI制作的不实视频都有千万甚至上亿次的点击；当一个影响民生的公共政策出台，就会出现各种“解读版本”“内幕信息”“即将取消”等被“标题党”恶搞的新闻。据统计，在2024年网络传播虚假信息中，“自媒体”平台的虚假信息占比约67%，比上一年提升了12%。

“自媒体”乱象具有很强的破坏性。2024年某地出现的“抢盐大潮”，就是由

“自媒体”不是法外之地，更不是“自由体”。整治“自媒体”乱象本质上是公共领域信息秩序的一场保卫战。监管部门、平台企业、“自媒体”拥有者和普通网民都是不可或缺参与者。

“自媒体”账号造谣“海盐受核污染”而导致多地超市食盐被抢购一空的情况；某著名企业家“被死亡”消息的出现，不仅让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异动，也给该企业家本人和家庭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……

整治“自媒体”乱象必须多管齐下，实行综合治理。中央网信办的这次专项行动，提供了制度层面的“尚方宝剑”。但仅靠政府部门的监管远远不够，各个平台企

业必须承担起主体责任。要切实完善内容审核机制，通过技术手段建立“谣言识别—快速处置—溯源追责”的全链条管理体系。比如今年初某短视频平台试行“AI生成内容强制标注”制度，让平台上的虚假信息投诉量下降了43%。要建立跨平台的“自媒体”信用档案，让那些惯于造谣生事的“流量猎手”无所遁形。“自媒体”从业者的公共意识觉醒和

网络文学烟火气藏着时代真问题

□王志高

第九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近日揭晓，参赛作品达5.67万部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，《云去山如画》《幸孕面线糊》《关内关外》《我不是文豪》等作品以抗战、美食、城市化、职场困境等现实议题为切口，展现普通人的生活挣扎与精神微光。历经10年发展，现实题材逐渐成为网络文学的一支“新主流”。（8月4日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）

网络文学的崛起，早已不是新鲜话题，但现实题材的爆发却值得深思。网络文学不再只是“爽文”的代名词，而是成为观察社会的一扇窗口。当《关内关外》用两代深圳人的命运折射城市化阵痛，当《我不是文豪》以中年危机叩问理想与现实的落差，这些作品的价值已超越娱乐本身——它们记录的是普通人的悲欢，照见

的却是时代的集体焦虑与希望。

现实题材的走红，某种程度上是读者对“悬浮叙事”的厌倦。过去，网络文学常被诟病“脱离现实”，主角要么是穿越逆袭的“龙傲天”，要么是霸道总裁与灰姑娘的套路爱情。而今天的读者更渴望看到自己的影子。《我不是文豪》的作者野亮在颁奖现场提到母亲对他写作的支持时数次哽咽：“写作并不是一个有性价比的决定，写作很难赚到钱。但文学只和热爱有关。”这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——在功利至上的时代，仍有人愿为纯粹的热爱坚守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浪漫的现实主义。

更重要的是，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正在重塑“大众文艺”的边界。传统文学往往追求深刻与厚重，而网络文学则以轻快、直白的语言降低阅读门槛。当《幸孕面线糊》

将闽南非遗融入女性成长故事，当《闪门》用悬疑外壳包裹情感内核，它们证明了一点：深刻的思想未必需要晦涩的表达。网络文学用烟火气的叙事，让严肃议题“软着陆”，这正是其生命力所在。

然而，现实题材的繁荣也需警惕“伪现实”的陷阱。有些作品打着“真实”旗号，却只是对热点的简单堆砌，或对苦难的消费式呈现。真正的现实题材应当像一面镜子，既映照光明，也不回避阴影。比如《云去山如画》写抗战时期的国宝守护，没有刻意煽情，而是通过小人物的坚守传递文化信念。这种“平凡中的崇高”，才是现实主义的精髓。

现实题材的IP开发热潮同样值得冷静看待。超八成获奖作品进入影视、出版产业链，固然是好事，但市场偏好可能导

致创作趋同。当资本追逐“催泪”“热血”的标签时，那些细腻冷门的故事是否会被边缘化？野亮说“写作很难赚到钱”，恰恰提醒我们：文学的价值不能仅用市场衡量。

未来，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若要真正成为“时代备忘录”，还需突破两层天花板：一是从“写现实”到“挖现实”，不止于呈现现象，更需追问根源；二是从“小众共鸣”到“大众共情”，让不同年龄、阶层的读者都能找到情感接口。正如《升职之神》写职场困境，若止于“打工人的逆袭”，便流于浅薄；若能揭示组织异化与人性博弈，则可能成为经典。

网络文学的终极使命，或许就是让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在故事中看到自己——不是作为英雄，而是作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



灼见

不惧名著深刻，才能收获更多阅读喜悦

□赵强

近日，一篇谈论“死活读不下去”名著排行榜的文章引起出版界关注，一本本经典赫然在列，《红楼梦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百年孤独》都位列其中。文章说，在社交平台的“读不下去书”话题下，总不乏这些文学名著的身影。（7月31日“书香中国”微信公众号）

笔者看到，在豆瓣“小组话题与书评区”，有不少网民就“死活读不下去”名著排行榜，结合自身阅读经历分析了多方面的原因。

对“死活读不下去”名著排行，最早始于12年前某出版机构的一次3000人的调研，书单与这次的榜单差不多，曾引发过较大关注。随着时过境迁，众多读者还是在这10本经典名著中徘徊，不敢轻易走进这些名著中，这倒是需要引起我们深思。

笔者以为，经典名著自带与生俱来的深刻和厚重，用“博大精深”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实际上，有的经典名著需要读者在一生中用生命感悟。比如《红楼梦》，作为一部探索清代社会的百科全书，它的文学厚重和思想内涵，绝不是看过一遍就能感悟的。因此，毛泽东同志生前多次号召读《红楼梦》，并身体力行读了多次。而众多的读者对《红楼梦》望而生畏的原因，一是洋洋洒洒100多万字，二是人物众多，三是书中的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的知识比比皆是。因此，很多读者，特别是年轻读者翻了几页就“知难而退”了。不少人的《红楼梦》知识，是从1987版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所得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是从短视频博主“三分钟读完《红楼梦》”所得。事实上，面对如同崇山峻岭的《红

楼梦》等公认的经典巨著，很多人采取了“逃避”的方式。

但是，“死活读不下去”并不是经典本身出了问题，而是很多人，特别是年轻读者对经典的认知出现了偏差。试想，在如今短视频时代，很多稀奇古怪的传闻让人目不暇接，这些信息占据了读者大多数时间，而且轻轻松松就能得到，对于阅读《红楼梦》这些经典，自然就“不好懂”到“不愿读”了。

读经典，其实如同攀登一座高山，需要毅力和勇气。相信凡是有作为、有抱负的读者，都不会仅仅停留在简单地了解经典这一层面上。

读经典，不仅要有毅力和勇气，还要循序渐进，打开书之前，需要先读一些相关的解读。有关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读书会、分享会、辅导会、交流会，对经典进

别让广告“撞飞”常识

一辆家用汽车与一辆8吨重型卡车相撞，相对时速高达100公里，结果是重卡车头翻了、四轮离地了——最近，某品牌发布的这条新车测试视频引发热议。

《经济日报》8月6日发表评论认为，家用汽车撞飞8吨重卡这种“神剧式”测试，就算不考虑其真实性，仅从其引发的社会反响来看，也很难说实现其高度安全性的宣传初衷。

广告法明确规定，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，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。法律用白纸黑字提醒某些新能源汽车企业，在省去发动机的同时，万万不可把对常识的尊重和法律的敬畏也一起“省”了。广告可以演绎“神剧”，但市场只相信实力。王铎 绘

行基础性、建设性的普及工作。

读经典，必须系统、全面地深度阅读。只有跳出碎片化，走进经典最深处进行阅读体验，才能收获名著的“核心营养”。正如著名作家王蒙在几年前发表的演讲《别让手机肤浅的浏览毁了本该深度的阅读》所主张的那样：“读一点费点劲的书，读一点你还有点不太习惯的书，读一点需要你查查资料、请教他人、与师长朋友讨论切磋的书。”一个人要想在那些“死活读不下去”的经典中解困，唯有知难而上，让心静下来，把速度慢下来，把思考提上来，才能重塑自己的阅读史，给自己的精神世界打底。

当然，阅读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事，读什么不读什么完全由个人决定。即使是深度阅读，每年如果能选择自己能阅读下去的名著认真读几本，就是人生好事。

观察

文学图书“话题化”的喜与忧

□周慧虹

刘楚昕长篇小说《泥潭》销量超40万册，邓紫棋科幻小说《启示录》预售首日销量破20万册，韩红诗集《我与蒙面诗人》5000册签名版3秒内被抢空……近段时间，相关文学图书的热销不免让人为之一振，眼前一亮。

细究不难发现，上述文学图书之所以热销，并非毫无来由。相应话题的带动，成为其最大“卖点”。比如，《泥潭》作者刘楚昕广为流传的获奖感言提前锁定了读者好感；自幼热爱文学的她在女友陪伴下坚持创作，当文学梦想终于实现时，女友却因病离世，一句“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”让无数网友动容。再如，明星邓紫棋、韩红跨界写科幻、写诗，其身份具有号召力，容易带动从粉丝到读者的受众迁移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“话题化”特征明显的文学图书，销量往往一路直上；相反，诸多缺乏话题加持的文学图书，则一出版就陷于“前所未有的困境”。有数据显示：2025年上半年图书市场同比下降9.64%。而在这下降的趋势中，文学图书受到的冲击更大。文学出版人士曾向媒体记者透露，近两年，除了极个别的顶流作家的作品，多数文学图书销量“几乎都是腰斩的，甚至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三十”。

文学图书“话题化”现象“让人欢喜让人忧”。不管怎么说，“什么人写”“写的是什么”“为什么写”所呈现出的话题性，能够迅速抓住人们的好奇心，激发其阅读兴趣，令其与作品产生联结感，如此一来，他们愿意通过购买、阅读来亲近文学。这对于提振文学图书市场，帮助一些人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，改善文化消费习惯，具有积极意义。

不过，也要看到，文学图书“话题化”现象也容易引发相应问题。当读者、作者及出版方盲目追求话题性、追求流量热度时，势必带来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。它使得一些读者的阅读兴趣易于被热点话题牵着走，许多品质虽高但因缺少话题辉映的作品则被排斥在外，这对于文学养分的高效吸收未尝不是一种损失。

文学需要拥抱社会，需要社会中更多个体力量的支持；与此同时，社会以及我们个人亦需要文学的滋养。诚如有句话所说，“文学使思想充满血和肉，它比科学和哲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说明性。”文学有助于更好地塑造人，也能够通过积累、镜鉴更好地发挥对社会的建构功能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一方面不愿意看到文学的沉没，另一方面却也不希望文学图书“话题化”走偏。

有道是，“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”面对文学图书的“话题化”趋向，相关各方只有保持清醒认识，全面考量利弊，并且善于平衡种种关系，才能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搭建更多样的桥梁，使文学新作更快地被看见。

江边论道

数字社会中，公共与个体责任交织

□江作苏



在数字技术加持下，技术的魔力与精确度大增。就如同只要你愿意，无人机不仅能隔空送戒指，还能帮你准确把它戴在新娘手指上一样。

有人认为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飞跃，都离不开技术宽松发展，也与公共伦理尺度的

放松相关。但是历史的教训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某些科技发展在无意中忽视伦理，盲目冲向技术的泥潭。如同新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，在向人们作出了解放的承诺之时，它又在前所未有的地读取我们的身体和思想，由此带来的社会副作用可能甚至会超越英国作家奥威尔小说《1984》中的场景。

理论界已经注意到，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人为的进程，需要审慎考虑我们意欲达成怎样的未来。

一些人认为，技术的副作用都是意外的结果，如同汽车的发明，不能为车祸伤亡负责一样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。但是，技术发展并不是线性的，而是进入了裂变式阶段，一旦发生原子裂变式后果，这种意外即使是无意，也是公众不能承受之重。因此，预见性与敏捷性的社会管理成为要件，如果仅运用程序性“创可贴”，并不能治愈深层次的伦理缺陷。

不单是有形的技术后果，无形的社会后果也在与裂变式技术发展伴生。关注公共理性的本质，在于注重人的权利与公平，而无论如何要避免单纯的技术像行为规则一样去支配社会。你在生活中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事实，当你到医院的眼科和神经科去时，没有一个医生不会告诫：无论成人还是儿童，都要理性地控制电子设备使用时长，因为过度使用会对人的眼睛与神经有明显伤害。而各大网络公司无不在千方百计吸引用户延长在网时长，有的西方大公司甚至故意在深夜推出新的、有魅力的内容，使人超常贡献出自己的注意力与金钱。

这是公共责任被个体和团体似乎无过错地伤害的一个小现象。事实上，无所不在的网络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列为运算的对象，这需要社会理性地管理，也需要使用者有自我警醒的个人理性，用于必备的自我防范。

记者、编辑作为自然人，有个人的情感和利益，而作为职业人，需要遵循职业道德和公共责任。这种双重身份可能导致角色冲突，乃至公共责任与个人利益的冲突。现在，这种现象放大到团队性甚至行业性的呈现，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，这是需要不分国别都要正视的。